



阿尼斯对总统的“批评”被质疑

■ 本报评论员：余凡

进入2024年总统大选预热期，三位名望靠前的候选人已呼之欲出。根据SMRC民调机构(Saiful Mujani Research and Consulting)一个月来的统计结果比较，甘贾尔(Ganjar P)自从被斗争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支持率升了6%，占有39.2%的最高位，帕拉波沃(Prabowo S)仍保持32%，而阿尼斯(Anies B)由28.2%跌至19.7%。

若采取“一比一”对决，甘贾尔只以42.2%险胜帕拉波沃的41.9%，有15.9%的民众暂不表态。评论认为甘贾尔在中爪哇省以外的地区知名度还不高，很多民众不知道他的背景和政绩。相信国团及志愿者发动全国宣传后，甘贾尔的支持率肯定还会提升。

对照4月份其他民调机构对多位总统候选人的统计，SPIN民调：帕拉波沃33.2%，甘贾尔17.0%，阿尼斯16.6%。LSI民调：帕拉

波沃18.3%，甘贾尔16.2%，阿尼斯13.1%。Polracking民调：帕拉波沃28.8%，甘贾尔27.5%，阿尼斯19.3%。SIPI民调：帕拉波沃32.7%，甘贾尔27.9%，阿尼斯22.3%。帕拉波沃的普遍支持率不容忽视。

面对民调屈居第三的现实，回应记者提问时，阿尼斯故作从容地说他与“第三”有缘，2017年竞选雅加达省长时，他抽到“第三”，结果胜选！而支持阿尼斯的某政党领导自我安慰说，“第三”还不错，只要别滑落到第四。但其阵营内部却坐不住了。

《共和网》(REPUBLIKA.CO)于5月9日报道，阿尼斯在其支持者的集会上，批评政府对电动车(EV)的津贴措施不当，并不能减少空气的污染，反而加剧雅加达地区交通阻塞的情况，津贴的受益者是中上层，而非草根民众……他借此博取民众好感。

专家分析，阿尼斯对政府的指责其实有点“离

谱”，对电动车的津贴是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譬如加拿大政府，对购买电动车的公民发放5000加元(约5400万盾)的补贴。而对混合动力汽车(hibrida plug)则给予2500加元补贴。加拿大还定下2035年达到“零排放”的指标。欧亚多个国家，也对电动汽车给予不同形式的津贴。

《时代网》(TEMPO.CO)于10日称，投资及海事统筹部长卢胡特(Luhut B.Pandjaitan)在雅加达一场能源会议上，被问及阿尼斯对电动车津贴的评论时，轻松表示欢迎阿尼斯与他见面。部长说：“让他来见我，我可以详细指出他的论点是错误的。”但并没有指明“他”是指什么人。“是谁发表的议论，我并不知道。”“其实，有关电动车已经过数次综合的调查研究，这已是全世界的大趋势，我们不要逆流而动。”

阿尼斯在批评政府对电动车的津贴时，还指出

电动车产生的“碳排放”若以每平方公里人均计算，有可能比燃油车的碳排放更高一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用燃油的公交运载很多人，而电动的轿车载客量很少。”但拿不出科学性的论据。

他还以雅加达省长任内的经验表示，不符实际情况的“津贴”，会加重道路上的交通拥堵。他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国家所拥有的资源，由政府推动并引导让国家拥有的资源用在大多数民众有切实利益的领域。他说：“绝不是仅仅为了在社交媒体制造话题，以吸引社会大众的关注。”网评评论，阿尼斯又再卖弄他华丽而虚伪的河滨。

《罗盘电视》(KOMPAS.TV)播放卢胡特部长从容面对阿尼斯指责电动车津贴的视频讲话，指出那是符合国际动向的合理措施，是经过大量验证对比后的补贴政策。最后还邀请阿尼斯就电动车津贴与

政府进行讨论。是否暗示阿尼斯别再向媒体“放空炮”？

政论员鲁迪(Rudi S.Kamri)在其KAB平台发表视频讲话，认为阿尼斯2014年担任教育部长仅一年多就被总统撤换，因此怀恨在心，站到政府的对立面，不择手段地“唱反调”。譬如指责政府对电动车的津贴，其实际，在他当雅加达省长任内，曾对电动车给予价格折扣，还违规大搞“方程式电动车车赛”(Formula-E)。如今立场却转变了！

除了对电动车津贴措施的批评，阿尼斯在演讲中也要求佐科维作为现任总统，不要过多干预2024年总统宝座的角逐，不要影响政党领导层的意愿而偏袒心目中的候选人。鲁迪表示，佐科维“引蛇出洞”的策略奏效了，阿尼斯的表述与其后台金主如出一辙；他们心里明白，对总统满意的82%民众，当然愿意支持总统所“属意”的接班人。

《点滴金融》(Detik Finance)于12日报道，工业部长古米旺(Agus Gumiwang K)表明：“我们对电动车津贴的基点是减少碳排放，作为区域大国，我国承诺于2060年达到零排放，这就是我们达到的努力。”电动车业主也对阿尼斯的离谱言论提出驳斥！

在《美罗电视》的新闻频道，可以看到阿尼斯意气风发地在来自各省的“支持者”集会大放厥词，高谈“调正路线，带来公平”，明年大选不是为了“继承”谁的工程，而是民族反省的机会，要选出“有远见、有计划、有政绩”，亲民爱国的总统。

演讲洋洋洒洒，还出现Kesemakmuran的新词，可能译为“共同繁荣”吧？在支持者的掌声中结束了。评论认为，看来，阿尼斯对于五年治理雅加达的“政绩”是很自豪的，他根本没有反省，还鼓其如簧之舌批评佐科维，相信民意会给他一个现实的答案！

拉拢盟友打“台湾牌” 华盛顿打错了算盘

■ 国际锐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发表声明，“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这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搞的又一个小动作。不少媒体认为，在美方鼓动下，即将登场的七国集团峰会将渲染“中国威胁”，台湾问题预计会受到特别“关照”。

这些年，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噪音。远的不说，在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时，七国集团外长曾发表一份所谓共同声明，要求中方不要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颠倒黑白的谬论。明眼人都看得出，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的纵容支持，所谓“改变现状”“加剧台海局势紧张”的帽子它们戴着最合适。

台湾问题是国际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建交的政治基础。如果美方指望拉拢盟友打“台湾牌”，甚至

在国际上制造某种“共识”，那可真是想当然了。

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崛起，七国集团在世界存在感越来越低，已经沦为维护“带头大哥”美国霸权的工具，它的所谓“共识”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而且，在这个“小圈子”内部，所谓“共识”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西方一致的看法，也要打个问号。

人们注意到，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重申中方尊重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表示欧洲在台湾问题上必须确定自身的利益需求，据此作出决策。结果这一表态招致了美方的不满。再考虑美国监控盟友的机密文件泄露带来的信任危机，七国集团内部早就裂痕重重。在它对外鼓噪涉台噪音的背后，发挥主导作用的实际是美国。

关于台湾问题，美方一方面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一方面变本加厉搞“以台制华”。从美国国会众议院长麦卡锡与过境“窜美”的蔡英文会面，到美方军舰打着“航行自由”旗号穿越台湾海峡；从

20多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团窜台、商讨推进美台军事合作，到美政客助台拓展“国际空间”，到底是谁嘴上说着维护台海和平、实际却干着煽风点火的事，世界看得一清二楚。

此外，作为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日本正大力拉拢域外势力干涉台海，甚至蓄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局势挂钩，借此渲染“中国威胁”，为加速扩充军力、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目标找借口。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清楚意识到，台海局势如果持续升级，将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和发展利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值得亚太国家警惕。

当今世界，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个版本，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美方屡屡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已经遭到了中方的坚决反制，倘若以为纠集几个盟友就能给“以台制华”图谋添柴加火，更是打错了算盘。

五月的康乃馨

■ 棉兰：彬赞

最美的人间三月天，阳春三月好风光，此时正是赏花时。一春芳意，三月如风，牵系人情。春暖花开，一路繁花，治愈了一切不可爱。春意渐浓，山坡上野外的樱花、杜鹃花和紫荆花盛开怒放。步出香港沙田文化博物馆沿着河畔步行，处处绽放的宫粉羊蹄甲，粉的、纯白色的、胭脂红的，姹紫嫣红，漫步欣赏着满树银花，我就喜欢这样的花团锦簇，繁花似锦的花海世界。蜜蜂振翅翅膀忙着酿蜜发出嗡嗡的细音好像和钢琴簧片。没有笙的高亢嘹亮，是低声细语轻柔和谐，偶尔被振动飘落的花英撒落在头发和外套上，站在宫粉羊蹄甲树下与你约，河畔的垂柳摇曳着稀疏的嫩叶，河面上不断的高楼倒影在鸭子戏水里不断的晃动着，香港早晚微带着凉意，这就是香港的春末天气。

清明节已过，很快的又是劳动节，进入了五月天，五月的黄金周，在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节庆。对我来说，五月，是带着恐惧的阴影，黑色五月暴动给印尼华裔烙下了深刻的伤痕。五月份是国际母亲节，母亲是黑色五月暴动前离开人间的，所以她不晓得印尼在930事件后还有一次的排华暴动。她因病魔缠身最后安详地离开了痛苦，她在床上停止了心脏跳动，也停止了呼吸，真的安详离开了世界，她不知道黑色五月暴动，所以不会有什么高亢嘹亮，是低声细语轻柔和谐，偶尔被振动飘落的花英撒落在头发和外套上，站在宫粉羊蹄甲树下与你约，河畔的垂柳摇曳着稀疏的嫩叶，河面上不断的高楼倒影在鸭子戏水里不断的晃动着，香港早晚微带着凉意，这就是香港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也是她

给我最大的鼓励和分析问题。面对人生选择束手无措时也是母亲给我果断抉择的。她嘱咐：人，要为生命延续而生活，不贪图安逸不羡慕光环或光圈而争夺，普通和平淡的生活，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得有意义有色彩，那也就不白活一世了。我的成就是母亲的希望，也是她辛苦的积攒无限付出让我走向成功的。今天是国际母亲节，播放怀念母亲爱唱的周璇的歌《五月的风》：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假如呀花儿确实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他该低下头来哭断肝肠。

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假如呀鸟儿确实有知，懂的日月的消长，他该息下歌喉羞愧的躲藏。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假如呀云儿确实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她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1980年前后马六甲海峡格苏里轮船公司使用集装箱之前的轮船卡布斯号(Gabus) 图片来源: Airfoto

借助印尼国家银行(Bank Negara Indonesia,简称BND)新加坡分行大笔的抵押贷款,通过在新加坡、香港、巴拿马的各个子公司,张氏兄弟为黄金船务有限公司(Golden Line)、国王船务(King Line)以及新侨船务代理有限公司(Sin Chiao)通过购买大量的旧船,建立起了庞大的船队。这些公司的航线覆盖新加坡、印尼,还有到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波斯湾的航线。公司得到了中国的特别帮助,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OSCO)的代理商。公司的创办人张氏能于1976年去世,但公司尚在,并继续运营。和祺福船务一样,源源船务也没有成功适应集装箱时代。1985年源源船务卖出最后一艘船,波斯湾红海的航线由中国船公司接手。

不管是从航海业还是印尼—新加坡的外交关系来看,唐裕(Tong Djoe),又名连裕, Lian Joo)的一生事业,也都是跨国界的楷模(Liu, 2001)。唐裕的父母是闽南人,他1926年在先达市

(Pematang Siantar)出生,后来随父母移居到巨港,在新加坡接受了几年的教育(Indonesian Business, 1998年8月)。16岁时,正值日本占领期间,他与哥哥唐联隆(Tong Lian Leong)合作驾驶小型木船穿梭于马六甲海峡一带。他在走私活动上非常活跃,支持印尼革命。1950年他兄弟的全安船务有限公司(Chuan Ann Shipping Company Ltd.)负责在南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间运输香蕉,但是唐裕想要建立起自己的事业。1955年,他成为巨港的海龙船务与贸易有限公司(Naga Laut Shipping & Trading)的管理人,在新加坡也有海龙船务与贸易的分公司。

唐裕的好运气在前医疗军官伊努·苏托沃(Ibnu Sutowo)被提拔为巨港军方地方司令的时候降临了。印尼革命期间,唐裕和苏托沃保持了良好的生意合作关系和深情友谊。好运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1958年苏托沃

航海业 (8)

霍华德·迪克 (HOWARD DICK)

被提拔为国家油矿公司(帕米纳,Permina)的总经理。国家油矿公司管控着荷兰石油公司在北苏门答腊的设备,负责生产国内的石油。唐裕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敦那士有限公司(PT. Tunas),成为国家油矿公司在国外的独家代理商,一开始主要销往新加坡,1962年以后也销往香港。尽管1966年发生政权的更迭,但独家代理关系仍保持不变,在1968年两国国营油矿公司(6)合并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后发展更加迅猛,成为国内唯一的石油生产公司。由于印尼石油公司背负了很重的债务,苏托沃在1976年辞职,但唐裕和苏托沃的合作关系延伸到旅游业、酒店业以及保险业。唐裕对传统航运业也保持关注,悬挂印尼国旗的海龙船务公司、香港有敦那士有限公司(Tunas Ltd)以及新加坡有敦那士私人有限公司(Tunas Pts Ltd)。

虽然从1947年开始基本上在新加坡居住,唐裕仍然保持印尼国籍,在雅加达还有一所房子。从1969年开始,他是新加坡海洋船厂的主席和厂主。他邀请苏托沃为高达30层的敦那士大厦(Tunas Building)剪彩

[7]。这是敦那士位于安顺路(Anson Road)的主要办公地点。从此,唐裕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的偶尔紧张关系中充当可靠的非正式联络员,慢慢就名声鹊起。1975年,他在调停印尼船东协会(Indonesian Shipowners Association)和新加坡船东协会(Singapore Shipowners Association)的利益划分起了很大的作用。随后的三年,唐裕成为新加坡船东协会的主席,也是印尼船东协会的成员(Dick, 1987)。他是新加坡印尼商业协会(Indonesian Busines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新加坡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的理事,并被提名为荣誉委员会成员。按照华人传统文化,他在新加坡的华人高校和各类学校的办学管理层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Liu, 2001: 373-5)。

1978年左右,苏哈托总统请求唐裕帮助印尼与中国开展秘密对话。1981年唐裕第一次访问中国(采访, 25/9/03)。随着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成为中国早期的外商投资者之一,在厦门拥有房地产项目。他的



唐裕 (Tong Djoe) 图片来源: 2555农历年春节纪念

房地产项目在1990年完成,同年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正式恢复正常。唐裕几次前往中国访问,均与当时的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习近平。1987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在他辉煌的人生当中,作为印尼的国民和新加坡的居民,唐裕受到每一任印尼总统敬重,在印尼、新加坡以及中国都屡次获颁奖章荣誉。

罗新权(Robin Loh Sin Kian)选择完全不同的路线。航运对他来说只是建立起亚洲太平洋集团的一小步伐,而且最后跟印尼的联系不大。他1929年出生于占卑,是一个客家首饰商人的孩子(Salamon, 1978)。他接受的正式教育很少。大约18岁

时,为了寻找机遇他前往新加坡,艰难打拼,勉强度日。据闻,1949年坐船前往西伊里安(现在称为巴布亚)以前,他曾经当出租车司机和装修工,最后摸爬滚打,尝试了各类工作后,又返回新加坡,继而加入摄影业。最后,1960年他又回到西伊里安,幸运第一次降临了。当时他以低廉的价格从石油公司的手中购买了一些旧的小型船只和机器。这是几个相关业务的切入点:装卸、航运以及与其的兄弟们一起在新加坡建立一个船厂(即罗宾船厂 Robin Shipyard)。他与印尼人的关系帮助他效仿唐裕,成为国有石油公司(Pertamina)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竞争对手,包括租赁补给船、拖船和接驳船、海上石油工业服务,石油钻井平台建设和挖泥合同,以及挖泥和填海合同,包括巴淡岛的基础设施。

罗新权和日立造船有限公司(Hitachi Zosen)合作,在新加坡船厂(Jurong)开设作为邮轮维修船厂的日立罗宾船厂(Hitachi Robin Shipyard)。他还在市中心的珊顿道(Shenton Way) 1号建造了24层的罗宾大楼(Robin House),并开设罗宾娜百货商场(Robina Department Store)。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